

鳏夫与寡妇们

李向春



5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一个矿工出身的基层干部，在历尽坎坷后，被改革浪潮推上了中层领导岗位。他的事业取得了极大成功，然而他却成了众矢之的，终于落马，被挤进一堆女姓之中，开始了他的百折不挠的事业奋进与缠绵悱恻的感情纠葛。

鳏夫与寡妇们

李向春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〇五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12印张 258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

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2,140 定价 3.30元

ISBN7-80505-129-1/I·129

目 录

开 篇

1. 机 会.....(2)
2. 意外地碰上她.....(16)
3. 埋了没死.....(28)
4. 速战速决的爱.....(38)
5. 拿传统当羁绊.....(49)
6. 第一次蹲监.....(63)
7. 离 婚.....(75)
8. 书记开车到监狱.....(88)
9. 出监第一夜.....(102)
10. 通宵会解雪.....(115)
11. 难 呀.....(123)
12. 戴高帽有时管用.....(136)
13. 内参上的稿子.....(145)
14. 回避的问题最严重.....(158)
15. 闯 路.....(169)
16. 局长却责难.....(182)
17. “圣 旨”.....(189)
18. 她真是角色.....(203)
19. 拼 命.....(218)

20. 不寻常的女人.....(226)
21. 她有玩男人的手段.....(236)
22. 这种人绝不会幸福.....(249)
23. 她正视自己.....(259)
24. 发现强奸犯后.....(270)
25. 暗暗想她.....(281)
26. 意外又不意外.....(290)
27. 她找到了魂儿.....(303)
28. 罢 工.....(317)
29. 被埋没的大冤案.....(327)
30. 难以相信.....(339)
31. 真爱她.....(352)
32. 有光就闪.....(367)

尾 声

开 篇

恨我的人，要置我于死地。

不了解我的人，喊我怪物。

赞许我的人，却琢磨不出评价我的合适词儿。

爱我的女人，钦佩我是真正的男子汉。

得不到我的女人，咒我烂掉那玩艺。

拥护我的人，几乎要喊我万岁。

你们看，我这个八十年代的青年多么复杂！

一、机 会

我奶奶和妈妈逢年过节偷偷朝堂屋的正位上烧香磕头，念祷我爸爸在矿上扒煤平安。念祷我念书念到大学，大学毕业当书记，找个好媳妇。我性格怪，既不随奶奶磕头求神，也不迷信眼前的人。我从书本上得到知识，坚定了我的信念，什么神，什么仙，我全不信，只相信个人的努力和命运。一个人有了拚搏精神和好命运，包括机会，就比别人强。刘宗成大爷就是这样的。

我们庄叫四洼愁，庄四周全是洼地，蛤蟆尿泡尿，就能淹，愁的人们不到三十岁就满脸地瓜沟。收了麦子就很难收秋庄稼，秋天雨水多。从祖辈传下歌谣：“家住四洼愁，十年九不收，收一季吃九秋。”这当然是夸张，也可见洼地肥沃！成立公社后，干部领着翻地挖沟排水，喊着过黄河跨长江的口号，表面看很有愚公搬山的劲头，可活却没干好。下中雨把黑土里的肥油淌走，下大雨，水灾照有。因地油流走，麦季却收不好了，收一季不但吃不了九秋，还不够当年填肚皮的。饿的我们小光腚嗷嗷叫，跑到地里啃麦苗。也就从那，

俺家把一粒豆子当成金壳子，把地瓜干当成饼干。也就从那，妈妈不给奶奶买香烧了，但奶奶的虔诚不变，就拿两根高粱挺子点着，插在土堆里，一个人跪下双手合十地念祷：“天爷爷地奶奶，保佑俺家吃饱饭！玉皇爷玉皇奶，保佑俺儿当个官！”我眼睁睁看着奶奶虔诚地磕头，可圈里的粮食不但没增加，妈妈和奶奶反而瘦下来，眼窝很深，走路都没了劲，饿的天不黑就睡觉，我摸奶奶身上，哪有肉呀，全是老皮，用手一拽，能拽起老长。皮下就是骨头，铁硬铁硬的，硌的我肉生疼。俺爸在彭家矿上还是下井扒煤，铜钱大的纱帽翅也没捞上，只不过用老实肯干换来个共产党员。你们说，磕头管啥用？

“奶奶，我饿！”半夜睡醒了我就叫喊。奶奶索索摸半天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个酒杯大的黑窝头。她咬一口，在嘴里嚼嚼，再嘴对嘴给我吃。我知道，这窝头是从食堂管头刘宗成大爷那儿领来的。一人一天只领两个，都是奶奶拉着我去领。妈妈从来不去领，好象她特别怕宗成大爷。有一天晚上，奶奶饿晕了，一头栽倒，说肚里空得心掉下来。妈忘了一切，飞快跑到食堂去找宗成大爷，正巧宗成大爷要关门走。他看准黑影里的妈妈，满脸挂笑，一天的疲劳全不见了。他忙把锁从门上拿下来，急着拉妈进屋。等我跑到门口时，就听妈着急地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宗成哥你行行好，他奶奶快……”“是饿的，这病只我能治，不用慌！刚他妈，我光想跟你……只是你老躲我。今儿真好……我送你送十斤面去！”我听见了，妈在挣扎，屋里黢黑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我虽六岁，好象意识到在干什么不好的事，就拍门：“妈！妈！”我妈一边系衣服上的扣子，一边开了门。她拉上我就没了

命地跑走。从这，我明白她为什么不到食堂领饭了。奶奶一天两次拄根棍，拉着我去领饭，我盯着全家的窝头，真想一口一个吞到肚里。奶奶只咬下一小块给我。我要拿一个自己吃，奶奶不让，说给妈妈一块吃。人家宗成大爷一家人，脸都胖胖乎乎的，他三小子和小四妮跟我差不多大小，却拿窝头啃着玩。馋得我瞪大眼珠子光咽唾沫。有人看见宗成大爷半夜里扛着面拎着油往干部们家里送。宗成大爷油光光的大胖脸上全是笑眼，他很和善的，象画上的大官模样。干部说他是五好社员，他待人也客气。不知咋的，左邻右舍暗里却咒他不得好死！

我混到高中毕业，没考上大学，也没门路吃公粮，天天跟着“向阳花”们下地，憨头傻脑地干活。人家宗成大爷的老三，一个把“吻”念成“忽”的人，对，一个女同学写信给她，最后写上“吻你”，他问人家，“你忽我干么？”他初中文凭没到手，照样到县里当了电业局收电费的人，骑着铁驴子到处转，神气很啦，显得比博士还高一头。他妹妹小四妮刘淑华功课没过五十分的，赶紧退学，到公社端上了铁饭碗。她尼龙袜一穿，的确良花褂一披，表往手脖里一戴，哟，好漂亮！从小跟我在一起的女孩子都嫁了人，有的生了孩子，有的当了干部家属，也有的吃上公粮。几个跟我特别说上话的姑娘，连个招呼没打，让人家搂着睡觉去了。我的男朋友中，有的爸爸妈妈会捣鼓的，不到二十岁就娶了老婆，可我还抱着腿睡觉呢。实话说，我还真有点儿那个！妈妈急，奶奶更急，老人光想四世同堂。爸爸根本不同意我找媳妇，说：“急么？学习要紧，接了我的班，还愁成不了家？你找个农村的，两地分居怎么办？不能光用钱垫公路呀！”爸差点说出象他跟妈

长期分离有多苦，想常回家看望，又怕花十几元的路费。妈是个顶听爸话的人，爸对我的安排使她脸上泛起光彩。奶奶听说没影的孙子媳妇是个吃公粮的，既高兴又担心：“能给过日子啵？能给婆婆奶奶洗脚啵？”我当然把希望寄托在接爸爸的班上，也设想着未来的老婆，应当说，是在设想爱人是个什么样。一想到这，我就有无限的幸福，把疲劳和烦恼全排除了。

我一欢快起来，身个象雨后的高粱苗，生长发育得好快。不知不觉长到了一米七九，象公社卫生院的护士长说的：

“方刚成了全公社的美男子：理想的个头，英俊的脸孔，清秀的五官，三县五市难找一个。要穿上料子衣裳，咳，出国都够料！”护士长给我做了广告，公社卫生院的那些护士的目光全盯上我，在给我奶奶看病期间，有的红着脸朝我笑。我心里有底了：找对象并不难呀！我挺胸昂首，拿出藐视一切的气派。我觉得自己已有身价。

我注意到了自己的价值，才从糊涂中清醒过来。靠关系走门路去吃公粮算什么呢，浅薄的人羡慕，有眼光的人瞧都不瞧。左邻右舍有几个说刘宗成家好的。那位常住俺队的青年干部发现我好独自沉思，就做我的工作：“方刚，你才十八九岁，什么也别想，应当抓住时间读书。”他给我《中国通史》、《大众哲学》和《通俗经济学》等书。“读后写点笔记，等你需用的时候才不觉空。”我奶奶说：“刚，这同志好人，听他的话！”妈说：“你除在队里干活，回家，啥也不叫你干！”我三夜点了一斤洋油，十个晚上读完《中国通史》。我这才知道在学校学习的那点、历史，好象历史的一枝一叶。咱祖先真不得了，伟大着哩！我不觉脑瓜空了，感到有点儿

东西，好象几千年的中国装在了脑袋里。《大众哲学》更给我知识，对看社会看人看事情的方法说得明白，仔细一想，还就是这么回事。学一个论点和哲理，我都做笔记，并举出农村的一些例子，真感谢那位驻队干部，他是我真正的老师。有不懂的我请教他，他总给我详细讲解。我们天天晚上在洼里溜一圈。今儿我们正交谈社会怎么样达到文明富强，结合刘宗成的贪婪和公社干部对他的包庇，谈到供销社给他送来一拖拉机化肥，叫他发财的事。突然听到庄上的尖声嘶叫，呀！有火光。不好，谁家失火了！我们急忙往庄里跑。

是刘宗成家失火。刘宗成光着肥胖的身子在哭叫：“我的两吨化肥呀！我的万把元呀！”他把化肥放进他漂亮的三间堂屋里，他睡在堂屋，守着化肥，可火就从堂屋里烧起的。

除他的四邻哭叫喊着救火外，几十步以外的暗影里全是人，却没有一个端碗水救火。

他老婆看小南屋也着了火：“哎呀！俺娘还在里边呀！”她和刘宗成光哭叫却不动脚步。想到刘奶奶也是七十多岁的人，跟我奶奶挺亲热的，我就几步钻进南屋里，把在床下缩成一团的刘奶奶抱出来。我的衣服被烧着了，脸也烧破。我妈和奶奶夸我：“刚儿好，救火救人积大德。”几天后，刘宗成给我奶奶磕头：“大婶，刚儿救了我娘，他是俺家的恩人。”

社员强烈反映队呈分口粮有私弊。驻队干部就建议我去分配口粮。我为救刘奶奶入上团，支书和队长都跟刘宗成穿一条裤子，就用上我。我不管队干还是高级社员，跟普通社员一样的秤。结果分完还剩三万斤粮食，一口人又多分六十斤。社员们说：“看看，要不是方刚，这六十斤粮食就进老

漏洞了。”队干们却说：“今秋粮食好，成实，有份量。”社员要求我当会计，驻队干部说：“你不能干，你太正直，当会计会毁了你！”真的，自分粮后，队干部光朝我立愣眼呢。

这天，我听说把驻队干部调走，就送他一程。下午，支书脚不沾地跑来通知我：“方刚，快到公社党委开会！”我打愣，一不党，二不干，到党委开么会？是不是支书发烧四十度，烧糊涂了？

原来公社从各队抽调二十多名优秀青年和队干部去搞工作队，到后进队帮助工作。我纳闷，表哥舅舅又不当县里的官，怎么会选上我？我真以为我爸爸成了地委书记呢！

我跟公社书记到了后陈大队。这个队连三百六十斤的基本口粮都分不到，社员苦得不行，队干部还明争暗斗下刀子。社员没人管，闯北奔南天下乱跑，闹的全队人有一半讨饭的。书记叫我们想办法，如何着手解决。我天天当社员，最理解社员的心情。我一天到晚钻到社员家里，三天把情况摸个透。支书、队长各拉一伙争权夺利，副队长和会计却暗掌实权。他们族门大，人口多，拳头硬，不干活，照样记工分。他们的人干好活，还多给工分，成了高级社员。真出力的社员捞到的工分却少，分配当然也少，提意见还挨揍，在后陈大队没理可讲！

一个高中生愤怒过度，临下东北前，编了四句顺口溜：

后陈大队翻了天，
妖魔鬼怪舞翩跹。
共产党员乱争权，
恶人横行好人难！

当时正赶上小麦返青的春种时节，如不采取果断措施，就会影响一年的产量，不收庄稼，工作队就没成绩。眼下全队八百多口人，在家的不到五分之三，除了高级社员，多数是老弱病残。从劳力外流上看，土地有荒芜的可能。工作队不抓庄稼，就有饿死人的危险。那些高级社员呢，骂外出讨饭的社员是反革命，败坏社会主义，抓回几个，深夜还毒打呢。

书记让我们每个队员拿措施。我们共五个队员，他们四个拿出两个方案：一，抓阶级斗争，把几个不热爱社会主义的社员当典型斗一斗，刹住外流风；二，调班子，把副大队长和会计提为支书和大队长，认为他们有能力有威信。书记问一直沉默的我。我看非说不可，就问：“讲真话？”书记点头。我便说：“比较起来，大队长和支记还算好干部，只是他们软弱。他们争权力闹矛盾是副队长和会计从中挑拨，实际上是副队长架空他们。副队长和会计充分利用了族间力量，既抵制支书和队长，又欺侮另一部分社员，他们成了高级社员，喝其他社员的血。后陈的关键是宗族封建势力侵吞他人的血汗，把干社会主义的人给踢走，是真正的阶级斗争！”

听我这样说，其他队员吓的不敢喘气。

书记却两眼放光：“小方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支持书记、队长，要选没有宗族观念党性强的党员进支部。召开社员大会，把受压的社员和高级社员分开，让他们无顾忌的发言，才能发现真正的原因。”

书记沉思。那四位队员冷笑。

“为了整顿顺利，我意，让会计去县党校学习，调副大队长去外地搞工作队。会计诡计多端，副大队长粗俗野蛮，

只要弄走他们，他俩不干扰，后陈大队上半年就会大变样。”

书记仍不吱声。一位当大队干部的队员突然冲我：“你还不是共产党员呀！”

“有的党员不一定比非党群众好！”我当即顶上，才不买帐呢。

书记突然对我另眼相看，宣布我为工作组副组长，具体处理后陈大队的劳力整顿。我认为我胜任。书记带我一个去公社列席常委会，让我把后陈的情况一五一十全说了。五个常委有一个是后陈大队会计和副大队长的支持者，恰巧他住院了。我汇报完事实，又把我的方案说出，结果被采纳。不过是把会计借到县财税局参加财税大检查，叫副大队长代表公社带民工去修百里以外的大水库，都当骨干使用，使他们有苦难言。会计真狡猾，竟以帐目不易交接为由，不愿走。我说：“把你抽屉锁上，把你的帐目封上，接你的人重新开始记帐，你放心就是！”

我对高级社员的高级活调了工分，把最苦最脏的活调到最高工分。出力的拿工分，不出力的不拿工分。记分员天天向我汇报。有个高级社员为工分打了记分员。我们认为是打的工作队，书记气愤了，让派出所拘留了他。这高级社员的老婆跟副大队长、会计有拉扯，全后陈村都知道。可这位老兄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凭他们的势力，当了看场园的，得的好处说不清。春天场里没东西可看，闲着打扑克，照样记工分。我叫他帮助饲养员出粪，他不干，当然不能给他工分。把这个高级社员拘留后，在后陈大队引起轰动，认为工作队玩真的了。我又主张开他的批斗大会，把他当阶级斗争对象克了一下子，更振奋了群众。我在会上说：“我们共产党铲

除不平等，为的平等，社员都是一样的，没高低之分。谁出力多，记工分就多，分东西也多，是天经地义！从今年麦季起，一切按实际工分分配！”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，说这话时，气壮得很。

后陈外流的人陆续返回。春苗种得适宜，麦子施了肥，灌了水，一片片青云似的，喜的社员喊我方队长。呵！我长这么大，除了在本队分口粮那次，这是第二次受到尊敬；虽没当过队长，这次算过了官瘾。想到这，我就纳闷，为什么叫我当的工作队员呢？是那位调走的驻队干部的推荐？

书记看我比其他四名当大队干部的队员有魄力，看问题也有水平，就喜欢上我，时常跟我商量问题，并介绍我入党。我也认为公社书记是个好干部，起码他不糊涂，有眼光，识真人。再者，他关心群众疾苦，对错误的敢处理，对正确的敢支持，算个真正的共产党员，难得的基层好干部。

这天，我正跟社员们一起往地里送粪，刘宗成大爷家的小四妮刘淑华骑着崭新的凤凰自行车来了。我正要低头躲过她，她却来到我跟前跳下自行车：

“刚哥！”

听她甜甜地喊我，闹得我全身不知咋好。平时我虽不愿意她，可人家来招呼咱了，当然要热情接待。

“刚哥，祝贺你！”

我摸不着头脑，我有啥可祝贺的？是爸退休让我接班？还是妈给我找上对象了？

“你的党给批下来了。听书记说，还要提你干部呢，在昨晚的酒场上，书记对你赞不绝口。”

原来，她爸爸在供销社开的饭店里搞一桌子酒席，把公

社的干部全请上，名之曰慰劳搞工作队有成绩的书记，却是为的我，真有宗成大爷的。他大女婿是供销社支书兼经理，他一年起码有两次在这个饭店里请公社干部：八月中秋节，春节，还有时为接送公社干部调动设宴。县委大院里的干部哪个没吃过他的饭？一提他刘宗成，连县委书记都晓得：“噢，四洼愁的劳动模范呀！”看，人家还是模范呢。

“四妮，别听书记夸，我是孙悟空转世的，只会凑热闹，不会做工作，等收了麦子，我还是回四洼愁当社员。”

她两眼大胆地膘着我。要是那表情叫传送秋波的话，我想她眼里的全是了。“还叫俺四妮，就不能喊俺刘淑华？”

“看我就洋不起来，光知土里土气喊小名。”我冲她笑着，“你看我这水平能当官？”

“能！说不定能当书记。”她两眼逼视我，“你知道谁叫你当的工作队员吗？”

我猛一高兴，这下可找到答案了。

“是俺爸，你大爷，报答你救俺奶奶的。”

他？不是驻队干部？想起来了，上个月工作队夜里喝酒，书记望着我喃喃地说：“驻队干部和刘宗成同志还真有眼力！”原来刘宗成也推荐了我呀！

“刚哥，全公社机关女的都夸你长得俊，俺爸也说你出息得谁也比不上，还有雷锋精神，今后保证在家撘不了锄杠。不去矿上接班当工人，在家里也能升上去，头上绝对顶不了高粱花。”

她来的目的，我全明白了。“淑华，今儿送粪是关键，我不能跟你多谈，有时间我去供销社看你。”

我怎么能喜欢她呢？当初她打扮得象花蝴蝶，引得小伙

子们乱追，我也动过心，可她不理我。后来她的事一点点传出来，还不到二十岁，就有八个头了。还听说去年她在地区医院打过胎，传说是社长给她弄上的。还听说，她屋里有两个男的拚刀子。我找她图绿帽子戴？要真有爱情还行，我对她家本来就烦个死，还爱她？她的脸长得倒挺俊，穿戴当然没说的，找她这么个老婆也能配上我。可绿帽子的名声丢死人了。她今后改了还行，要不改，经常在外边跟人睡觉，我堂堂男子汉怎么在街面上站？

虽把刘四妮冷冷赶走，可我脑瓜里象开锅的水，沸腾翻滚起来。一会认为小四妮不错，许多象样的男人还捞不到呢；一会又认为高低不能要她，丢人不说，她爹那人俺家惹不起；一会又认为跟她结婚，我就有了靠山，有个有本事的岳父和当干部的连襟，以及吃公粮的大小舅子，还不成了地头蛇？一会又骂自己，平时自己恨这种人，怎么反而靠他们呢？怎么自己不值钱了？

书记叫我领他看了施完粪的麦地和春苗，望着一片油绿的生机，书记兴奋地说：“方刚，只要社员麦季能吃到二百斤，我就叫你当这里的驻点干部。”书记象醉意没醒似的，“方刚，我帮你找个爱人好不好？”

“书记，等后陈小麦丰收那天，你再给我介绍吧。我脑瓜单纯，你现在给介绍了，要把我的精力从后陈大队转移，会影响工作。”

“好！就依你。反正我大话说了，喜酒大鲤鱼我吃定了！收了麦子，提干结婚，双喜临门的喜酒更得喝。”

我正动员社员准备收麦，我妈突然跑来，满脸彩霞，笑的合不上嘴：“刚儿，你宗成大爷家给四妮准备嫁妆啦。”

“四妮大了，是该准备出嫁了。”

“咱也得准备呀！”

“咱为啥准备？”

“傻头！”妈喜的揪着我的衣裳，“我给你爸爸去了信，让他来一趟。”

“叫爸爸来干么？”

“给你办喜事呀！过麦秋就办，你爸爸事先不知道咋行！再说，得请些酒席，你宗成大爷喜欢讲排场。”

我急了，但我不挑明：“妈，你放心，到时一切都好办！我给爸爸写信，请爸爸来家商量好吧？”我送走妈妈，急忙给爸爸写了信。我想，爸爸一定会同意我的想法。

爸爸虽是一名扒煤工，对人对事挺有见识，对刘宗成这类高级社员早有看法。他人在几百里以外，对刘家儿女的事比我知道得都多，他没家来，给我写了这么几句话：

刚儿：

我很忙，全矿创高产，献忠心，请不下假来。我是党员，又是生产组长，不好为自家事坚持请假。给你定亲事不慌，等忙过这阵，我就回家。

真是个好爸爸。事情就这样推下去了。收麦中间，刘淑华以支农收麦为由带着几样商品来后陈卖。

我同队干部从地里巡查回来，已到半夜，洗洗手脚刚睡着，一只手把我戳醒，啊，一个滑溜溜的身体贴着我。

“谁！”

“刚哥，是四妹，别吱声！”